

糖
陽
穴
集
上

梅陽文集序

莆田江先生以所職敢言聞天下距亥二十年餘音聲揚厲風力
巖巖總理言監察制度深引重乏夫制度繫於人而學養所以
重其職江先生言所當言而天下以為至言今其文流傳萬口冰
霜者誠無以加威知有異世所不能改則知公私之戒慎而國家
之利人民之福亦即監察制度之所以謹重也景儀前往實誦其
文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于右任

其二

距今二十年前莆田江先生以敢言聞天下先生既以言重矣又
安用文予惟古言官類以史賦任之而文則類於文者也不能文

墨子兼愛之旨舉天下之大四海之眾皆稱之曰伯叔兄弟一若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余謂行果顧言則舍家族而謀種族進小
康而為大同豈不登四百兆人於衽席之上而間中國四千六百
餘年未有之治卒之所言則公所為則私蓋人至不知有祖宗父
母則其殘忍刻薄何所不至其平日口講之博愛特藉為要結人
心之資以遂其弋取功利之計及所謀既遂可以惟我所欲為則
不難舉平日所誦言者而盡棄之此情理之必然獨學少聞歷受
其愚而不察耳寧農巫巫以先人為念哀而輯之書所謂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此物此志也
今寧農已隱居弗仕即仕亦未必執天下之柄吾不敢以孝治望

梅陽文集卷一

赤田江春霖杏村著

薩君寄農先芬集序

三山薩氏為吾閩望族元明以來代有達者康熙迄光緒登科第者五十餘人余初與小秋同年舉辛卯鄉試繼與介安前輩同官翰林即已知之以為科名之盛而已癸丑山居寄農以先芬集索序則德行之懿政事文章之美著於賢士大夫之記載者既錄成卷蓋其先澤之苗貽者遠而寄農之教典不忘其祖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夫本亂則未必不治所厚薄則所薄必不厚聖經之垂教至為深切著明也自新學盛行引張子民吾同胞之說以附於

深自韜晦不屑奉表累僅從酬應得稍窺之公歿五年其中表弟
于幼卿乃屬翼庭吳君為之哀集將刻以行世遺書春霖曰文厚
公集刻將竣公又待子厚不可以無言春霖自改革後足跡未嘗
至省城未從與襄校之役何敢輕有論列然讀翼庭君所撰公墓
誌稱公於數十年來朝章國典沿革次第與夫人心世俗盛衰之
故國家所視為廢興存亡者原原本本輒千百言而尤精地理之
學則公之文固皆據典要切實之作而翼庭集公之文自以存
其闇條典要切實而作者必不與當世諸多而闢靡也昔蘇子瞻
不識范文正公而序其文集獲挂名其文字中自託於門下士之
末以為疇昔之願矧春秋之於公固朝夕追隨而親炙之者耶文

之也願告今之當軸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毋以所不愛及其所愛則斯世斯民之幸也余老矣母能為役尚將馨香而禱祝之

張文厚公文集序

自有明以制藝取士號稱古文名家率不免有時文習氣而矯其弊者乃務為高古全人不可以句讀制藝廢後變而益厲新學摭外國之名辭以矜創獲舊學則一切禁不得用截然如金玉鐵石之不容相雜反唇相稽迄未有已春霖則以為文必據典要切事理拘拘字句格式之間固不必論也閩縣張文厚公為吾閩名宿自官翰林即以文章名海內先君與公為乙丑鄉試同年春霖通籍後以禮見於京都十餘年未飲食教誨蓋有加焉顧其為文恒

如上地方倚以集事不以私干謁有司其敦品也如此山未割台而後先生乃委家政於詰嗣擎甫與二三知己於所居北郭園為真率之會日夕吟咏其中其好學也又如此堂曰偏遠者隱然以靖節自况不曰詩而曰吟者比於行吟澤畔之逐臣謂之草者謙若屬草未定而不欲以能詩自命也先生之詩豈藉序以傳者耶全不能詩似曾子固而又不若子固之能文重以吳君翼庭有序在前為擷筆者累日既思世界維新後生之士不難舉聖經賢傳而弁髦之惶惶及祖父之詩業而余伏處家園比當世之有權力者曾不若並在之於鴻鵠而伯端之求序顧不於彼而於此毓臣自京師一別不見七年乃以一篇文字不憚千里之遠相尋於寂

如子瞻文正文集之序至十三年始克為之而幼鄉乃以急就責
之眷霖此莫可者亦用以抒疇昔之願而興人之毀譽此文者告
文之工拙固不暇計也

偏遠堂吟草序

昔孔子刪詩而不作序詩之有序昉自子夏風雅變為離騷離騷
變為今古體著錄名家更僕難數因序以傳者殆鮮蓋詩之可傳
視作詩者之人品學問而所謂一經品題聲價十倍者亦必其人
自有不可磨滅之處乃相得而益彰固不專恃標榜也新竹鄭君
毓臣受其族侄伯端之記以乃祖香谷先生所著偏遠堂吟草索
序余聞先生孝親孝家貲巨萬儉約類乎常人而忘公好義揮金

三千安得三百披沙揅金全未得而沙不可去攻石取玉玉未得而石不可毀淘之汰之磨之琢之存乎其人則廣為搜羅以待後人之採擇亦猶古詩三千餘篇之意也又奚可以愛博不精為吾極友病哉是為序

李君雲仙抱琴獨立圖序

世方尚倡優之俗樂而欲以笙簧琴瑟與箏琶競一日之長此勢之必不勝者也仙遊李君雲仙以畫名於時始習着色丹青繼乃學為寫意山水人物各極其勝為丈尺大幅尤具有筆力僻處閨中無以盡其長光緒戊申偕兒輩來京冀有所遇時都下酬應方尚芭苴一二收藏家外不復以書畫為禮而富商大賈又必多買

寘之鄉是皆所謂相與於無相與者不可以不識也於是手書

李君梅友興安風雅序

歲乙卯修梧塘堤寓於西津之天花庵李君梅友造焉見余蓬頭
不櫛以貝海簪為贈心甚感之茶後解囊出所縟興安風雅彙編
十六卷索序時工程正亟弗暇至明年丙辰腊月復寄首卷未則
序文已滿猶空壓卷三紙待余余惟唯題詩黃鶴樓而李白為
之間筆劉禹錫賦金陵懷古詩而元稹白居易韋應物皆為罷唱
詩固不能多作即亦不能多選此編以名勝古蹟分類興黃鶴樓
金陵懷古一例區區吾興安安得佳作如是之多得無務博而少
別擇乎然孔子刪詩僅存三百而未刪之始古詩定三千餘篇無

柯君肩字吾甫鄉賢竹巖學士之十四世孫也畢業於東門法政
爪哇華僑聘為校員以乃祖鐵珊明經與余有舊徵言於余余惟
新令方試驗文官報考者以千百計而君獨舍此之他無亦有夷
然不屑者耶然自新學輸入中國東西列強所以致平治者概乎
其未有得而後來之秀人人皆有厭薄孔教之意况在僑寓異域
者乎是則教育者不得辭其責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之平
等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孔子之仲民權也至於言富則生衆食寡為疾用
民之所惡惡之孔子之仲民權也舒盡之言強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盡之言交涉則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盡之雖今日建立民國君臣二字疑於不切時勢

臘脂以畫牡丹而後始入眼焉雲仙雖畫師而有崖岸超時不屑降格不能卒以不苟合而去母亦如箏琶競進獨奏笙簧琴瑟而知音少耶曩歲雲仙嘗以抱琴獨立圖索題久而未有以應也歸有日復申前請索而觀之詩詞歌曲無體不備因為叙其緣起全甚望雲仙益精其業不懈而及於古難不遇於當時亦必傳於後世譬之太古雅音不入俗耳郊廟社稷之典終必用之特遇有早晚耳矧京師賞其藝者不為無人賽會外國已為鑒別家所獎伯牙琴操鍾期知之當時並未可謂之不遇也立不易方無獨有偶雲仙勉之哉

送柯肩宇宣之爪哇序

兆乎國恩如此其厚必如何而後可報國子直友也直言以贈我
余惟安福在漢為安平縣三國吳晉宋齊梁陳為平都隋為安復
唐武德中始改安福五代以來因之天若於千二百餘年之前肇
錫嘉名以留為吾達初今日安親之地何其奇也然使朝廷不許
告近雖有以柳易橘如柳子厚者亦未少見聽則達初固已得寶
應以去又何從而令安福也食毛踐土皆沐君賜矧受祿以養其
親而又得近父母之邦耶達初每晨起必焚香祝親壽移孝作忠
母俟予多口耳獨慨世變日亟黨議競爭維新者竊自由平等之
說幾不知有君父而守舊者徒又多藉口忠愛假公濟私曠民膏
血無復仰體聖天子休養黎元之意請以是為達初告主為天下

然總統無君之名而所行皆君之事倘君不君而臣不臣吾中國之禍更不知所止也肩宇此行將任教育之責者望以鄙意為吾華僑子弟言之則幸矣若叙友朋離別之情誇山川道里之勝此皆尋常贈言所不畧者而於教務無涉也故不贅

送黃君蓮初令安福序

國家以孝治天下凡親老而仕於外者例得告近所以推錫類之恩而體就養之志也吾友蓮初黃君以壬辰進士分刑部十餘載眷戀庭闈弗遑供厥職嗣為祿養計乃乞改鄰有一邑始選江蘇寶應離吾閩稍遠銓曹援例用江西安福易之蓮初善甚語余曰某之改外為親屈也今得安福吾親平安福壽倘以此邑名為之

天后之應列祀典以禦大災捍大患而湄洲相傳為后飛昇之地廟祀尤以是為重洲之有廟始於趙宋至明永樂而詔擴大至清康熙時制府姚公啓聖構鐘鼓樓山門改朝天閣為正殿靖海施侯琅建梳粧樓朝天閣及佛殿僧房增飾崇麗更以加矣然洲處海中盲風怪雨之所飄搖其朽壞較速於內地二百年未修者凡幾志闇有間不可得而詳也光緒初裁何小宋制軍檄縣聘孝廉林勉偕修之竟三十餘年矣廟僧其德及洲人復以廟壞告夏五大風則又告鼓樓倒殿瓦裂失今不治後難為力夫昔之興修皆出於官無所用幕今之時勢已非昔比不能不求助於吾邑人吾邑無名之溪祠窮極土木糜費至不可勝計矧后之禦災捍患盍

之有心人告也

募建梅陽墓字家序

敬惜字紙之說近今謂之迷信而先輩以為陰晦吾梅陽有惜字會垂四十年紙灰堆積幾數十百簍議逐於海因循不果功過且勿論始惜而終棄之其於繼志述事得無穀乎曩趁榕城烏石山見有字冢蓋緣古人筆冢文冢而為之者其制頗古因延堪輿擇吉於古墓之上規彷為之以清淨土藏聖賢跡而形勢亦據吾一鄉之勝地靈人傑將在於是我也人其共出財力以成斯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是為序

募修湄洲天后宮序

不過千百而事閑乎一方乃亦不顧利害悍然欲廢而去之母亦
不權輕重之甚乎吾邑雁峰有七級塔故老相傳以制東方風煞
而圍牆則鄉先賢林尚壽堯俞之所募建也客歲拍賣官產塔亦
在列剝戢侯黃輝堂摹曉舫諸君具狀於按使得以不賣而教會
尤覬覦於圍牆投票承買諸君復具狀爭之事乃獲寢所以保存
古蹟者厥功偉矣顧面海一方衆目之所不及墻石多為附近之
居民所竊取弗為及時修理沿習日久勢必頽壞不賣於官終毀
於民風水且不必論異時官吾土者倘據保存之狀以質問我紳
民紳民其能負此責乎諸君方議重修屬纔數語以募於衆非僅
以為觀美為後世處至深遠也凡利害同之者勿視為不急之務